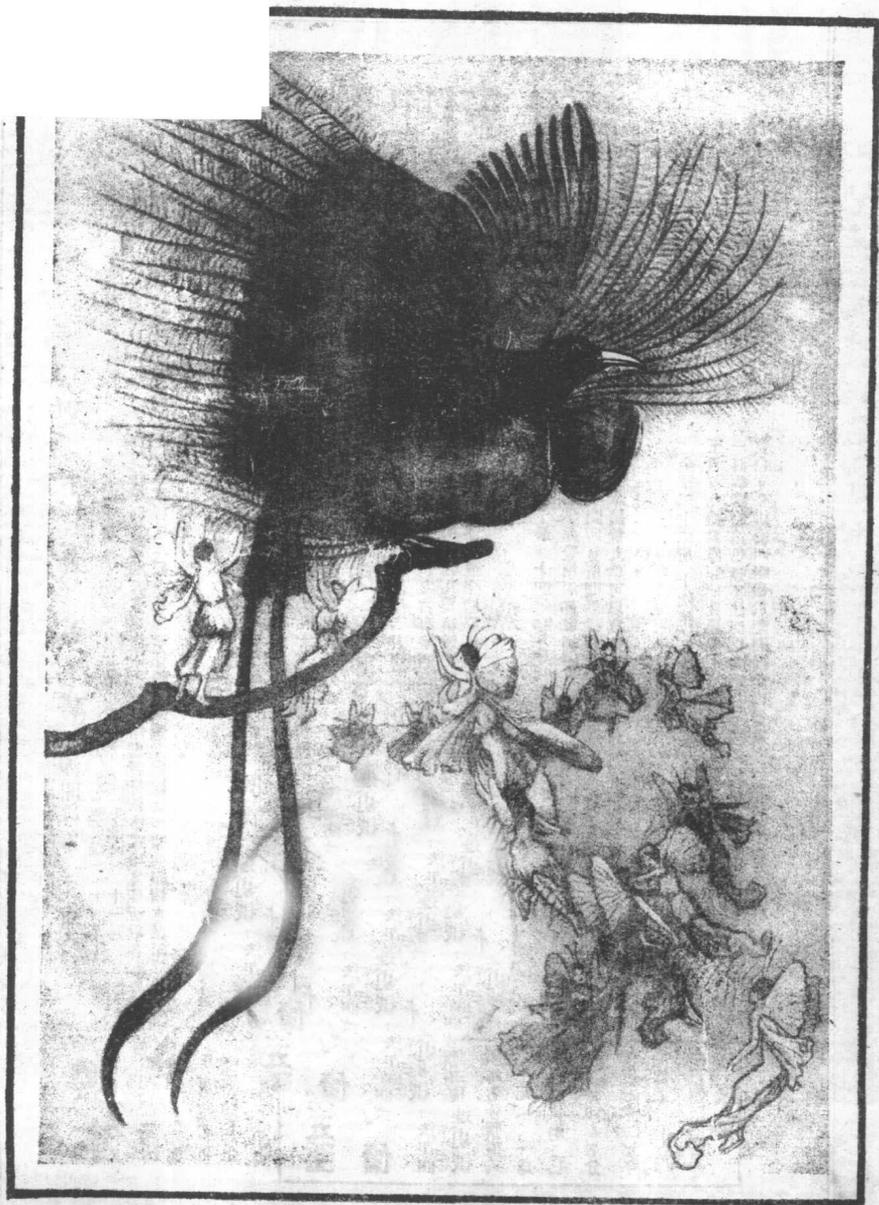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1

小 說 月 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 一 號 第 十 六 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五種預約

十四年陽曆三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十四元
 海寧薛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見之本館版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稿本影印清期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海山人所編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寬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 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善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圖印紙畫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七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蔭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標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四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真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樂段笛色無不注明真曲家俞粟廬先生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揚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日本樣載詳均費紫包費郵書各並法辦交分次兩有另價約預譜曲及記日翁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天上最美麗的鳥

Warwick Goble 作



小主婦

A. Tobias 作



清 晨

Luigi Mion 作

小 說 月 報



(Caspar Ritter)

安 慰 的 哀 歌

第 十 六 卷 第 一 號

一般讀者只想在書中找出合於他們個人的脾胃的東西，因此只求著作家能適合他們個人的怪癖。只要你的作品中或作品一部分能夠迎合他們的想像，或快樂的，或放蕩的，或憂愁的，或夢想的，或真實的，都易使他們給你的「名譽」或「傑作」的稱號。總之，社會是各種不同的「羣」組織成的這些羣有的向我們說「請你安慰我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快樂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愁思啊」

有的說「請你溫存我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夢想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騷擾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發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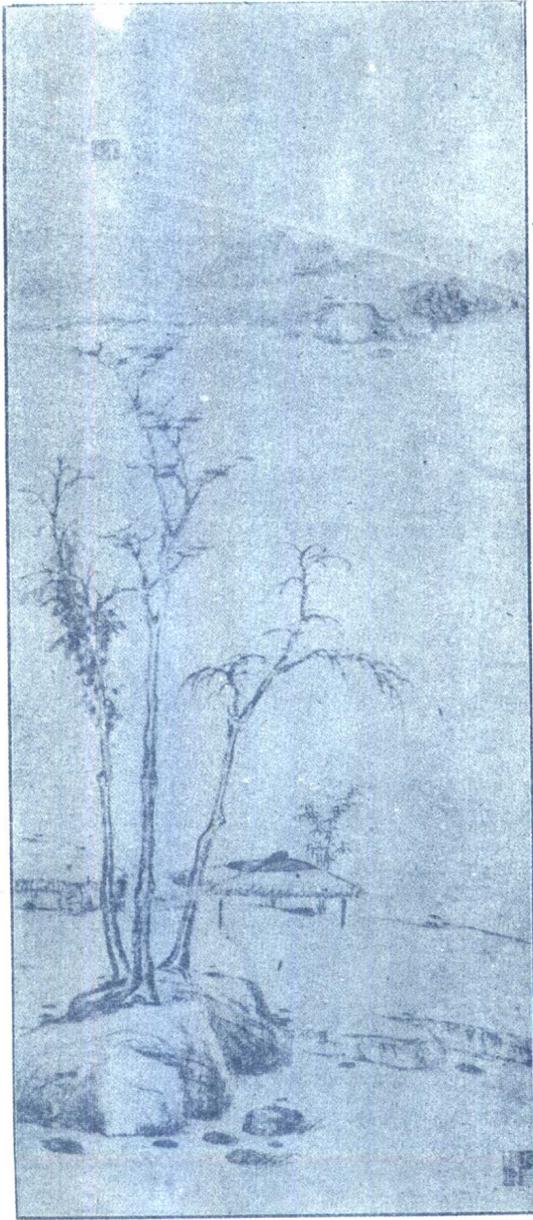
有的說「請你使我流淚啊」

有的說「請你使我思想啊」

僅僅有幾個高尚思想的人才向藝術家要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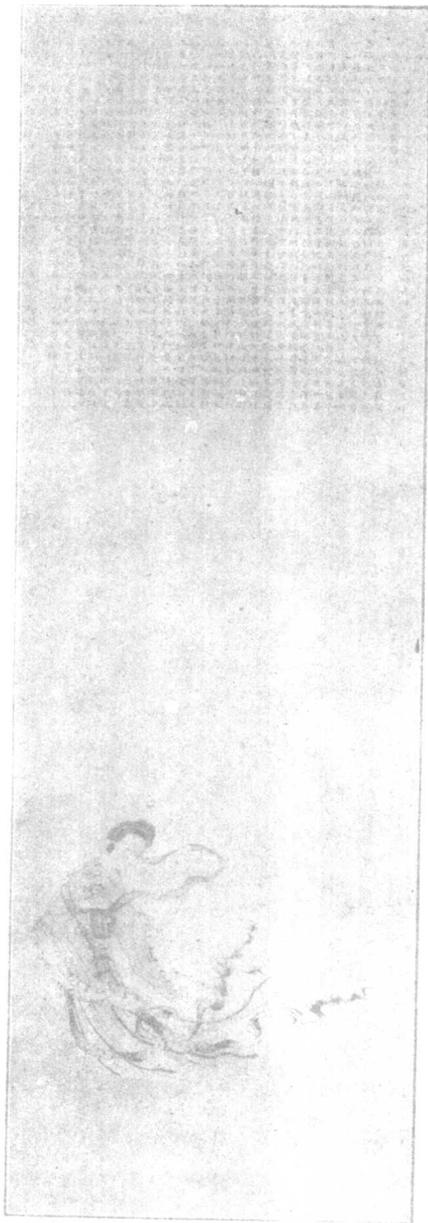
「請照著你的性情，用你更相宜的形式，給我們一些美的作品罷。」

——錄自莫泊桑的「Pierre et Jean」的序。



汪模作

幽亭秀水



沈宗養作

洛神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一號 目錄

天上最美麗的鳥(三色版)..... Warwick Goble 作

小主婦..... A. Tobias 作

清晨..... Luigi Mion 作

歌裏的慰安(扉畫)..... Caspar Ritter 作

卷頭語..... 記者(三)

幽亭秀水..... 汪橫 作

洛神..... 沈宗羣 作

中國神話的研究..... 沈雁冰(一六)

亞里斯多德像..... 一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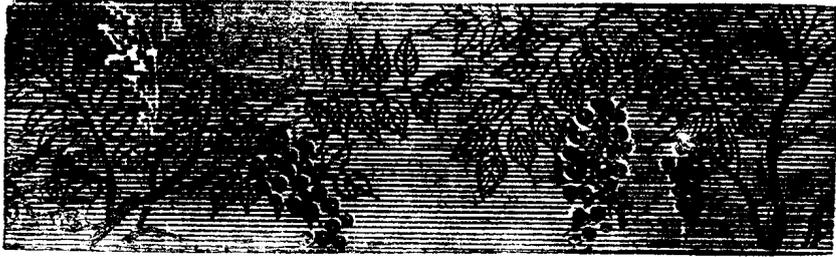
詩學..... 希臘·亞里斯多德·著 傅東華譯(一七)

亞里斯多德..... 調 孚(一八)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一九)

致辭..... 梁宗岱(二〇)

丹麥的民歌 (繪圖六幅)	鄭振鐸 (一六)
古董的自殺	滕固 (一七)
小鳥兒說些什麼 英國·丁尼生·著	調孚譯 (一〇)
父親	盧隱女士 (一三)
本戈爾書簡零拾	顧均正譯 (三)
前途	李勳剛 (一一)
石川啄木底歌	任霞泉譯 (二三)
文藝底研究和鑑賞	任白濤 (一八)
舊痕	塞先艾 (一六)
雷峰塔 (單色圖)	一 幅
寶蘭印綉圖	五 幅
記西湖雷峯塔發見的塔磚與藏經	俞平伯 (一〇)
黃妃辨	陳乃乾 (一五)
賦德之夢	梁宗岱 (三四)
徐錫霖先生的國牛 (三色版)	一 幅
西萬提司評傳	傅東華 (一六)



「魔俠傳」(選錄)

周作人(八)

西班牙刺壇的將星

日本·厨川白村·著

魯迅譯(一八)

最近的西班牙刺壇

從 著(八)

幸運

嚴敦易(一六)

病中夜起登樓

燕志儻(六)

落魄

王以仁(一二)

小泉八雲論詩

從 子(三)

醉人的湖風

許 儺(一五)

麻雀

俄國·屠格涅甫·著

西譯譯(二〇)

伯奶特保母

法國·巴贊·著

金滿成譯(一七)

蘇特的女郎

英國·濟慈·著

宋 湘譯(七八)

李俐特的女兒

法國·法朗士·著

敬隱漁譯(二〇)

蟲

法國·馬爾格利特·著

李劫人譯(一五)

小仲馬的祖宗

從 子(五六)

小孩們

俄國·柴霍甫·著

陳蝦譯(一六)

啼

黃運初(六)

小泉八雲像(單色圖)

一 幅



小泉八雲與他的日本妻 單色圖

一幅

小泉八雲

樊仲雲(一一)

小泉八雲逸聞

從子(一二)

紡紗者

Mrs. Diana Coomans 作(一)

蝸牛與薔薇叢

桂裕譯(二四)

兒童 奇異的禮物

高君箴(四九)

教師與兒童

曉天譯(〇二)

春天的歸去

嚴既澄(二二)

現代德奧文學者略傳(一)

沈雁冰(一五)

霍普德曼(一八六二——)

蘇德曼(一八五七——)

往日之歌

英國·費爾基洛·著

朱湘譯(五六)

羅曼羅蘭給敬隱漁書手蹟

敬隱漁(二)

前信譯文

各國文學史介紹

鄭振鐸(一六)

文學大綱

鄭振鐸(一七)

第十五章 中國戲曲的第一期

文壇雜訊

記者(一)

最後一頁

本報第十五卷總目錄(附錄)

(一六)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êng

January 1925

Vol. XVI, No. 1

CONTENTS

Editorial

A Study of Chinese Mythology	Y. P. Shen
Poetics (By Aristotle)	Trans. by T. H. Fu
Mr. Pan In Trouble (A Story)	S. C. Yeh
The Danish Ballad	Trans. by C. T. Chêng
"The Eccentric" Commits Suicide (A Story) K. Tan
The Father (A Story)	Miss Lu-Ying
The Way Ahead (A Story)	S. K. Lee
Literary Studies and Appreciation	P. T. Jen
Ancient Bricks and Books of Buddha Discovered at the Thunder Peak Tower, West Lake, Hangchow (with many Pictures)	P. P. Yu
On Hwang Fei	L. C. Chen
An Essay on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T. H. Fu
The Star of the Spanish Stage (By Kuriyagawa)	Trans. by Lustin
Fortune (A Story)	T. Y. Yen
A Wandering Youth (A Story)	Y. J. Wang
A Drunkard Wandering on the West Lake (A Story) C. Hsu
Bonne Perrette (A Story by René Bazin)	Trans. by M. C. Chin
La Fille de Liliitts (A Story by A. France)	Trans. by Y. Y. Chin
L'Insecte (A Story by Paul Margueritte)	Trans. by C. J. Lee
The Children (A Story by A. Chekhov)	Trans. by K. Ober
An Essay on Lafcadio Hearn	C. Y. Fan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Continued]	C. T. Chêng
The Snail and The Rose-bush (A Fairy Tale by H. C. Andersen)	Trans. by Y. Kuo
Wonderful Presents (A Fairy Tale)	Miss K. C. Kuo
The School-boy and the Sparrow (A Fairy Tale by Akita Ujak)	Trans. by Hsiao Tien
Spring's Good-bye (A Fairy Tale)	G. S. Yen
Short Lives of Contemporary German and Australian Writers	Y. P. Shen
A Romain Rolland's Letter to Y. Y. Chin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 T. Chêng
Literary News
Last P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中國神話研究

沈雁冰

神話是什麼？這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得清楚明白的。如果我們定要一個簡單的定義，則我們可說：神話是一種流行於上古時代的民間故事，所敘述的是超乎人類能力以上的神們的行事，雖然荒唐無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傳述，却確信以為是真的。

神話是怎樣發生的呢？這也有多種的說法。已死的解釋，我們不必去提及，單講還活着的解釋；安特里·蘭（Andrew Lang）以為神話是原始人民信仰及生活的反映。他說原人的思想有可舉之特點六：（1）為萬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緒與人類一般，（2）為呼風喚雨和變形的魔術的迷信，（3）為相信死後靈魂有知，與生前無二，（4）為相信鬼可附於有生的或無生的各物，而靈魂常可脫離軀殼而變為鳥或他獸以行其事，（5）為相信人類本可不死，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此思想大概只有少數原始民族始有之），（6）為好奇心。原人見自然界現象以及生死夢睡等事都覺得奇怪，渴要求一個解釋，而他們的智識不足以得合理的解釋，則根據他們的蒙昧思想——就是上述的五種——造一個故事來解釋，以自滿足其好奇心。（詳見蘭所著 *Myth, Ritual and Religion*, p. 48-52）麥根西（D. A. Mackenzie）也說：神話是信仰的產物，而信仰又為經驗的產物。他們又是自然現象之繪畫的記錄。人類的經驗並不是各處一律的，他們所見的世界的形狀以及氣候，也不是一律的。有些民族，是在農業生活的基礎上得進於文明的，於是他們的信仰遂受了農業上經驗的影響，而他們的神話亦呈現農業的特色。在歷法尚未發明以前，農人從祖宗手裏接下耕種的方法，遞相傳授，不是說「春耕」和「秋收」，或是說十二月下種則成無用；他們却是把耕種的方法造成了神話，數世以來，都是依據神話

以從事農作。印度人於一年中要受到幾個月的酷熱與乾旱，他們以為這是因為旱魃把肥田的水都藏在山谷裏了。直到世界將要旱死的時候，然後音達拉（雷神）來幫忙了，他揮動他的雷鎚，將旱魃打死，放出那些被旱魃竄過的水來。經過了這次雷戰，雨就暢下，於是枯草復活，五穀豐登了。在巴比倫，那妖怪是水妖地阿麥，他跑入山發拉底河，使水泛濫。後來地阿麥被墨洛達西所殺，使世界仍復舊觀，農民方可下種。在埃及，是尊神拉把害人的妖怪除了，收回尼羅河裏泛濫的水，於是農民下種，穀物豐收了。印度，巴比倫，埃及，或有旱季，或有潦季，所以就發生了上述的神話，那些風調雨順的地方就沒有這些神話。山鄉的民族，恃牧畜以為生，完全不知道耕種這一件事的，也沒有這種神話。（詳見麥根西所著 *Myths of Crete and Pre-Hellenic Europe, Introduction*）

故據上述蘭氏與麥根西氏之說，我們知道各民族在原始期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所以他們的神話都有相同處。（例如關於天地開闢的神話，日月以及變形的神話等等）但又以民族因環境不同而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經驗，所以他們的神話又復同中有異。（例如上節所述，印度有旱魃的神話而埃及與巴比倫有水怪的神話）觀於一民族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有過的生活經驗，我們可以猜到他們的神話的主要面目。

但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各文明民族的神話都已經過修改，不是原樣——自然大體還是保存的。是什麼人去修改的呢？就是各民族自己後代的文學家。因為神話既是原始信仰的產物，流行於原始民族社會間，則當一民族文明漸啓，原始信仰失墜以後，此種表現原始信仰的故事當然亦要漸漸衰歇，尚幸有古代文人時時引用，所以還能間接的傳到現代；就這一點看來，文學家是保存古代神話的功臣。但是文學家引用古代神話的時候，常常隨意修改，例如靠希臘的悲劇家亞里士多德（*Aristophanes*）與詩人品達爾（*Pindar*）的著作，我們得見大部分的希臘神話，可是這兩位文學家都是愛改古代神話的。除非這種原始信仰後來就發展成該民族的宗教，而神話亦即成爲該宗教的經典，那就可以保留十足的本來

面目。

不但文學家要修改神話，一民族的後起的雖外來的然而曾經盛極一時的宗教思想，也常常要改變原有的神話；例如北歐的神話於基督教既在北歐盛行以後，便有變動，許多北歐原有的神，都被基督教化了。

上面說的，都是神話研究的基本觀念，和中國神話的本身無關；但是我們根據了這一點基本觀念，然後來討論中國神話，便有了一個範圍，立了一個標準，不至沉沒在古籍的大海裏，弄得無所措手足。因為中國古書裏類乎神話的材料實在很多，我們須得先有方法去抉擇才好。

中國神話不但一向沒有集成專書，並且散見於古書的，亦復非常零碎，所以我們若想整理出一部中國神話來，是極難的。我們現在雖有許多古書講到神仙故事的，但是這些故事大半不能視作中華民族的原始的信仰與生活狀況的反映。於此，我們似應應用關氏對於神話的見解，以分別我們所有的神仙故事，何者為我們民族的原始信仰與生活狀況的反映，何者為後代方士迎合當時求神仙的君主的意志而造的謠言。自漢以來，中國與西域交通頻繁，西方的藝術漸漸流入中華，料想那邊的神話也有許多帶過來而為好奇的文人所引用；於此，我們也應根據了「生活經驗不同則神話各異」的原則，以分別何者為外來的神話。佛教流入中國而且極發達後，一方面自然也帶來了一點印度神話（幽冥世界的神話等等），可是一方面中國固有的神話大概也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而稍改其本來面目，猶之基督教化了北歐的神一樣；於此，我們又應當找出他改變的痕跡，以求得未改變時的原樣。

我們如果照上面說的三層手續來研究中國神話，把那些冒牌的中國神話都開除了，則所餘下來的，可以視作表現中華民族的原始信仰與生活狀況的神話，只有不多的幾類了：

- 一、天地開闢的神話——盤古氏開闢天地，以及女媧氏煉石補天等等；